



## 快乐的拾海人

■ 陈汉忠



霞光中的拾海人。陈汉忠 摄

“拾海去啰！”  
“张姐，退潮了！”  
“刘哥，快点呀！”

天还没亮，楼道里就响起了邀约的声音。接着就是一阵踢踢踏踏的脚步声伴随着铁铲子撞击的叮当声……

在海南文昌高隆湾小区，早晨，经常能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高隆湾是海南岛东海岸北部一个美丽的海湾，东倚清澜半岛，西傍南海渔村，呈月牙形的蓝色海岸线上，一溜排列着大大小小十余个小区，居住着一大群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候鸟”老人。

浩瀚无垠的大海，洁白松软的沙滩，温暖舒适的气候，让“候鸟们”心情大好。于是，大海退潮后的拾海成了他们最快乐的事了。

拾海的老人们三五成群，或六七人结伴而行。随着脚，卷着裤腿，手持小铲子，背着或拎着塑料袋子，披着晨雾，哼着小曲，兴冲冲地往海边赶去。

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退潮的沙滩上，白沙如茵，喧闹了一夜的海水似乎平静了。几只小青蟹探着脑袋，两颗小眼睛转动着，又一溜烟似的钻进沙洞中。一股海水轻轻涌过，沙洞立刻被填得无影无踪。

海风习习，波涛轻柔，拾海的老哥老姐们在沙滩上一字排开，齐头并进，让我想起了江浙地带拾棉花的阵势。可不一会儿，他们的队形就乱了，徜徉在浅水边的张姐发现了一只海螺，她一把抓在手中，情不自禁地喊了起来“海螺，海螺”。旁边的一个老妹立即奔了过去，“我看看，好大呀……”，那个高兴劲就甭提了。这时候，刘哥在一块礁石旁捞到一条被撞昏的小鱼，脸上也露出得意之色。落在最后面的刘大妈用铁铲挖着松软的沙子，追捕一只钻进沙洞的青蟹，光洁的沙滩被她搅得乱七八糟……

拾海人欢乐的笑声，给寂寞了一夜的海滩带来了生机。这时，远方海平面上空，几朵云彩慢慢变红，点缀在黛褐色的天空，在波涛中蠕动着。不一会儿，太阳跳出水面，一瞬间，天空和大海仿佛同时被惊醒，海天连接处，光芒四射，一片橘红。

老人们拾海只是打发时间，图个开心而已。他们不在乎收获是否丰盛，也不拘泥于某个区域，今天在清澜半岛，明天跑到逸龙湾栈桥，后天则跑到好几里外的冯家湾。有一天，“候鸟”们不知从哪里得到情报，说冯家湾螺贝多，蟹儿壮，且鲜有拾海人。于是，我们一行九人，动用两辆汽车，凌晨四点开赴冯家湾。一番征战，至午方归。虽说“战果”颇为丰盛，但各种开销加起来，足够在高隆湾著名的海鲜大排档“哐”一顿了。不过这不要紧，要紧的是大家忙得开心，玩得痛快。几家人凑在一块，在窗明几净的落地玻璃阳台上，支起飘着大把红辣椒的火锅，烹饪拾来的鱼蟹贝螺，喝着啤酒，品着红酒，兴致上来时，还会吼上一段现代京剧《沙家浜》选段。“一日三餐有鱼虾，同志们说，似这样长期来住下，只怕是心也宽，体也胖……”如此，这般，品尝的不仅是海鲜，还有幸福美好的生活。

在高隆湾海边，我还时常遇见当地的资深拾海人。大约是个农历月半的早上，因为潮汐的关系，平时宽阔的海滩变窄了，海水也有点浑浊。我看到不远处有一位头戴斗笠，身背竹篓的中年女性，她手持一根短竿，在浅水中缓缓前行。海水此起彼伏地淹过她的脚面，又恋恋不舍地退了回去。她手中的竹竿时而在浅水中指指点点，时而扬起，往后一甩，似乎有贝螺之类被她收入囊中。突然，在起伏的浅水中，一只青壳螃蟹钻进一个洞中，但见她一扬手，竹竿尖端插入沙中，蹲下手一抠，一只张牙舞爪的螃蟹乖乖就擒。原来，她这看似随手一截，却是堵住了钻入洞中螃蟹的退路。我暗暗佩服她眼光的敏锐和动作的娴熟。闲谈中得知，她是附近的村民，拾海是她们祖祖辈辈的生活习俗。过去是为了补贴生活。如今闲暇之际，出来拾海，既是生活习惯，又是人生乐趣。当我夸她拾海技巧高超时，她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她说她的奶奶曾是村里出了名的拾海高手，最多时，一个上午能背回十多斤海蟹。

我举目远眺，远处的东郊椰林椰风浩荡，海水不知什么时候渐渐退了下去，洁净光滑的海滩，游人如织，其中也不乏资深的和业余的老老小小的拾海人，交织成了高隆湾一道最亮丽的风景。

呵，美丽的海湾，欢乐的笑脸，椰风飘香，波涛海韵，无论是久居于此的海南人，还是操着各种口音的“候鸟”们，辽阔的南海，蓝色的疆域，永远是我们共同的美丽家园。

周伟民教授去世前，曾经给我写信，说了“好像预感到不久于人世”这样令人伤感的话。我知道，对于生与死，他是释然的。他最担心的是没有充足的时间完成手头的工作——他和夫人唐玲玲教授还在编写中的几本书，在预感到岁月无多之时，他有些焦急。

我于是去看他，在“周伟民唐玲玲工作室”（以下简称“工作室”）——那是他和唐教授退休后，海南大学为了便于他们从事学术研究而在其东坡湖畔的图书馆设立的。在二十多年里，不论寒暑，只要不是参加学术会议或者做田野调查，总能在那看到他们的身影。那天晚上，助手和其他工作人员都已下班，偌大的空间里，只有他一个人。那一刻，他正颤颤巍巍地走着，书堆里查找资料。我跟他说：“周老师，别着急，慢慢来，注意身体，要‘悠着点’。”他已经91岁了，耳朵背得很，我大声地说了几遍，他都没听清。我从书桌上取出了张小纸片，把“悠着点”写给他看。他乐了，呵呵地笑，顺手把它夹在一本书里，连声说：“我记着，我记着……”现在想起来，他的笑声里有一点疲惫。当然，我知道，他是不会“悠着点”的。

我没有想到，一个多月后，周教授就走了！再过七八个月，唐教授也走了！

在我的案头和书柜里，有他们的专著、主编的书，还有我作为一名编辑与他们合作的书。他们走后，我翻开书页，感受书香，往事历历在目。

案头的《日月的双轨——罗门、蓉子创作世界评介》是周教授、唐教授关于海南籍著名诗人罗门及其夫人蓉子的评论集，它令我忆起1993年的暑假，他们在海南大学筹办“罗门、蓉子的文学世界学术研讨会”的情景。当时，他们让我和几个同学去帮忙，做一些会务工作，其实也是让我们见见世面，接触一些作家、学者，增长见识。那次研讨会高朋满座、名家云集，韩少功、舒婷、刘梦溪、陈祖芬都参加了。其间，我们倾听了罗门朗诵他的名作《麦坚利堡》，也旁听了作家、学者的学术报告，收获颇丰。研讨会召开前，周教授让我到海南出版社送请柬，邀请几位社领导参会。没想到，这张请柬也让我与出版结缘。几年后，我成为一名编辑，且一直在“书田”耕耘至今。

我是工作室的常客，尤其是参与海南出版社出版的大型地方文化丛书《琼崖文库》的编辑工作后，到那里的次数更加频繁。他们对这套书的贡献很大，既提供学术信息、推介史料，又不遗余力地介绍多种地方文献的意义和价值。有一段时间，对于收入《琼崖文库》的著作或文献，我都要代表编辑出版小组去听取他们的意见。为了丰富《琼崖文库》的内容，他们在繁忙的研究工作之余，还选编了《张之洞经略琼崖》

室迎人远

## 但闻书香说往事

■ 刘逸



周伟民与唐玲玲教授著写的《海南通史》。资料图

史料汇编》，列入其中出版。他们曾指着工作室里的藏书对我说：“这里的资料都是对你们开放的。”要知道，那是他们多年的积累和收藏，是一个地方文献的宝库，可供出版的资源太多了。有一次，周教授从中找出一套编印成册、但尚未正式出版的《黎族古代历史资料》，向我们介绍它的价值。这套书列入《琼崖文库》时，他写了前言，重点阐述它在中国黎学研究上的地位。书出版后，荣获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国家三大图书奖之一）。

在周教授和唐教授分别担任海南出版社出版的《更路簿丛书》主编、学术委员之

时，他们对更路簿的研究已在学术界很有影响了。他们合著的《南海天书——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是一部重要的更路簿研究专著；他们担任学术顾问的《南海更路簿》出版后所产生的影响，都充分说明了他们对更路簿研究的意义。由于我也参与了《更路簿丛书》的编辑工作，因此有机会见到一些渔民、船长，提起两位教授，他们语气中透露着亲近、钦佩。在长年做更路簿研究的过程中，周教授和唐教授多次走访他们，甚至和其中的一些人成为朋友。田野作业是他们学术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从50多岁到80多岁，他们时常走在“田野”上。

写作《海南通史》是他们对海南历史文化研究的一大贡献。这部著作是海南建省之初计划写作的，到201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时，时间跨度近30年。全书5卷，近200万字，叙述了从先秦直至民国时期的海南历史。他们修改《海南通史》后期，也正是我频频走访工作室之时。在不断从他们那里获得丰富的出版资源的同时，我每每发现相关资料或图书，也会送过去。这是一件小事，但他们却在“后记”里提到我这个“学徒”为此书“也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资料供参考”。后来，应我的请求，他们写了《海南通史》的简编版《海南简史》。书出版时，我们都很开心，周老师为此给我写信：“《海南简史》的价值比《海南通史》如果不是相等的话，则是更高，因为书是让读者读的……”当然，我知道，他是从普及的意义上说《海南简史》的。这本书获得过海南省优秀精神产品奖，进入了多种阅读书单和推荐书目，其市场效果也说明了它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

我最后一次和他们在一起聊天，是甲辰新春的一个晚上。我走到他们居所的楼下，蓦然发现周教授已经在那等我了。那天二老谈笑很浓，谈了《琼崖文库》、东坡文化、更路簿……和他们分别后，我漫步在海南大学校园的夜色里，突然感受到了岁月的沧桑。我最早见到周教授时，他是海南大学文学院的院长，除了忙于行政工作外，他还身兼教职，讲授“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比较文学”等课程。其时他还在壮年，上课时侃侃而谈，十足的学者风度。唐教授讲授“中国文学史”，那时她已是知名的苏轼研究专家，我还记得她给我们的第一次讲座——“苏轼贬儋时期的心斋修养和艺术情趣”。

我走过工作室，那里的灯光已然熄灭，但我仿佛看到周教授和唐教授皓首穷经、探赜索隐的身影。也许从明代海南文化先贤邢宥的诗句里，可以读到他们的心境——“颇觉诗书深有味，却怜岁月苦无穷”。

岁月无多，但诗书有味、书香弥永。

哆嗦。

阿婆个子不高，脸庞饱满，头发极多，整整齐齐别在耳后。她比阿公小十岁，年轻时是个泼辣的大嗓门。下地劳动回来，看见家里孩子玩得忘了烧饭或是饭烧糊了，她就捡起笤帚一顿斥骂，声逾数户。

小时候回老家，总是在夏天。

到了老屋，阿公养的大黄狗立刻扑上来舔我，我吓得直哭，大人们却笑得停不下来。表姐摘了满满一搪瓷杯的桑葚给我吃，阿公又从糖罐里拣了一块冰糖塞我口中，酸中带甜的滋味至今难忘。

老屋厨房外，种着一株比人还高的栀子花树，一开花就是近百朵，繁星般缀在深绿油润的叶片间，香气浓郁。洁白肥硕的花朵摘下来，浸在洗干净的小墨水瓶里，摆在窗前桌上，一阵风来，分不清是屋里香还是屋外香。

吃过夜饭，阿公阿婆搬出竹床，在晒场上摇着蒲扇絮絮谈天，满天星斗多如白芝麻。摇摇晃晃飞来几点萤光，不知是谁捉了只，我小心翼翼地合在掌中，从掌缝里观看那一闪一闪的小虫。

过年时回老家，又是另一番感受。

江南冬日雪薄，积不成堆，只令道路泥泞难行。大人们在厨房与堂屋之间穿梭奔忙，热腾腾的饭菜渐渐堆满餐桌。我最爱偎在灶边看烧火，小小一方火门内光焰变幻万千，时而像小人跳舞，时而像万马奔腾，在年幼的幻想里仿佛藏着一个童话世界。

除夕夜的鞭炮响过了，酒杯端起来了，叔伯姑婶谈笑风生，吃饱的小孩子被打发去门外放烟花。沾了一地红纸屑的晒场上，“地老鼠”拖着尾巴转得飞快，“夜明珠”一颗颗蹿上天炸出彩花，充满火药味的空气令料峭寒意也褪减了几分。

时光飞逝，岁月如梭。油菜花田边的桃树，早已失去了踪影，但我还记得曾在灼然如火的花枝底下仰头嗅见的春天气息。水塘边的田埂，恐已很久没人走过，但我还记得曾跟着堂哥去那里钓小虾时的兴奋。

密密的山林中，葱郁的田野间，阿公阿婆躺在他们的坟里。旧屋与村庄一同老去。

曾经令人举步维艰的泥泞路，如今成了平整宽阔的水泥路，长大的孩子却再也找不到记忆中的回家路。

| 椰村渔浦

## 大美荣光

■ 段万义

午后阳光牵引，和一块特殊石碑执手，算是与海南澄迈大美村的初相遇。

古石碑阴刻红字“内史王公里”，质朴地陈述着明朝万历九年（1581年），内史王赞襄归故里之过往。它立于村头盘根错节的老榕树前方，像排兵布阵的急先锋，意着书写着村内曾出过贵人（皇帝的老师），彰显了此村之无上荣光，激励着后人以先师为楷模发愤图强。轻抚浅黑碑石，凹凸缓慢划过，有深深的古意游走。一处沉默的历史瞬间又鲜活了，仿若王赞襄先贤徐徐走来，亲切地招待远道而来的晚生。

与村前左边石碑呼应的是，右侧一座大型冲天式三开间“内史”石牌坊。飞檐上翘起的饰物造型是四条游弋的锦鲤，意寓鲤鱼跳龙门，仿佛要与天公试比高。牌坊以框景的方式框出一方俊俏的小池塘。白云在蓝天的助力下，像极了待嫁的新娘，在池塘中打扮着自己想要的模样，似乎与游人相媲美。一不留神，被调皮的风搞了乱，微波泛起，涟漪纷纷，直散向塘边的草丛深处，也散去了些许淡淡的愁绪或欢喜。

小池塘秀美于村前大池塘一隅，仿若漂亮衣襟一角，缺了便成无限眷恋。徜徉于短短塘堤，恰逢孩童投石挑水戏耍得欢愉，顿觉返璞归真。随即，似乎又显现水边许多村姑那一低头的温柔，抬眼的纯朴，以及轻捋秀发的婉约。曾经浣纱捣衣的生活气息与灵动，已被多年前村里通用的自来水消隐得无踪影。

大池塘形如元宝，又特似古代官帽，镶嵌在村庄前部，肩负着润泽一方的重任。她波静水平，犹如一面大镜，以史为鉴，观照现今，观照日月，观照自己，观照众生。其中，划出一条长长的绿洲，使人联想起长沙的橘子洲，借颜值之高可以尽情抒怀。村前拥水，村后社延岭，传统文化中所说“前有照、后有靠，易出人才”，大抵如此。不知“奇才国器”王赞襄先生对此持何高见？

沿塘堤往上，见迄今已有400多年的王氏宗祠，虽风雨蹉跎了芳华，但优秀传承在光阴中日益变得厚重。作为村中古建筑的领衔之作，王氏宗祠从布局到选材制作相当讲究，规模为三进“四合院式”布局，有外庭、照壁、角门、前庭、中庭、后庭、围墙和厢房。三槐堂内，祖先牌位排列有致，足见旺世家族。喜欢柱上的嵌字联，“大庭植三槐子姓蕃衍光祖德，美地发万世孙支立振宗功。”这与“族盛则称大，里仁斯为美”一联相得益彰。门前，照壁顶上双龙戏珠，墙面八卦阴阳图，无不诉求辉煌与安康。地上五块黑石，被传颂为“龙石”，吸引每一位造访者亲近和看重，以期日后增添吉祥之气。

足斤足两的回忆，还有绕不过的200多间火山岩民居，是海南省唯一至今保存较为完整的明代古民居建筑群，并且规模较大。一间间三格十柱式石屋，仿佛缀在12条古石道的颤颤珍宝。踏上放射性分布的村道，沧桑袭来，古朴悠然，一脚一清音，一步一历史。

出了村，是一片又一片的莲池，波光潋滟，云影徘徊。大美村民在秉承祖先懿德之时，致力于乡村振兴。“九品莲”白中带黄、翠、紫，掬一朵便爱不释手。忽然想起诗人席慕蓉，顿生淡淡伤愁，或许你我都曾有《莲的心事》，如何在最美的时刻遇见心中人。而时光慢慢告知，“我已亭亭，不忧也不惧”。

“莲”音同“廉”，漫润在一阵阵清雅的莲香里，可以体悟“内史公”清正廉洁的品行。母亲病故，王赞襄两袖清风归故里守孝，守孝期间不贪权位恋田园，而辞官回乡。神宗皇帝曾为他拨款重建王氏府第，但他随即将此经费转向救济村中穷人。后人环顾王赞襄故居，心中不免流出苍凉之歌。为造福家乡，他还发动地方民众修桥筑路，以利各种流通之需。此时，突然忆起新中国的“将军农民”甘祖昌，主动解甲归田，几十年带领江西老家莲花县的农民脱贫致富，似莲之高洁终生。

优质火山岩地下矿泉水，握手火山岩富硒泥田，默契配合，协同作战，使得无污染的九品香水莲华丽出彩。此莲可泡茶煲汤入药，明目清心润肺，也为大美村民经济输送缕缕清香。

闲来一杯莲花茶，心若佛音缭绕，禅意悠然。



段万义 摄



陈学博作

## 远去的故乡

■ 李冰

如烟往事

李冰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在这白露时节，想起那沉没在时光里越来越遥远的故乡。

乘6路公交车到汉阳店下车，沿着一大片金灿灿的油菜花田往里走，就能见到村口那棵极繁茂的大树，底下总有一群老人坐着聊天、晒太阳、打雀儿牌。沿着窄窄的泥土路再走上十几米，豁然可见一片宽敞的晒场，场边那座背靠竹林、黄土夯砌的屋子，便是我的老家了。

屋子不大，却有一间高顶的堂屋，屋角和檐下各有一枚燕子巢，鸟儿可以自在地飞进飞出。还有两三间睡房，挂着蚊帐的旧木床，漆痕剥落的木桌，布满灰尘的手纺车，墙上是嵌满照片的大相框。

厨房是最边上一间，碗橱年久发黑，水缸又深又大，土灶总是冒着温暖的热气，灶上的铁锅沉得仿佛从没被拿起来过。厨房角落里，有一间极不起眼的小储藏室，静静放着给老人预备的寿材。那黑色的木制品显得如此肃然，充满神秘，与灶头烟火只有一门之隔。

阿公是一位矍铄的老人，短发虽白，腰板却不弯，常撑着一根手杖，慢慢地走来走去。他年轻时是一名邮递员，山高水远，道路泥泞，全靠一双脚板这里那里去，十天半月都在路上。有一年冬天大雪，不知哪里的桥都压断了，阿公背着邮包，趴在倒伏的大树上，抱着树干一点点往前挪，才过得河，整个人冻得直打

寒。阿公是一位矍铄的老人，短发虽白，腰板却不弯，常撑着一根手杖，慢慢地走来走去。他年轻时是一名邮递员，山高水远，道路泥泞，全靠一双脚板这里那里去，十天半月都在路上。有一年冬天大雪，不知哪里的桥都压断了，阿公背着